

Art & Culture

Art

去年一月，浪人劇場靈感來自西西《縫熊志》的《Bear-Men》上演，當時找了導演譚孔文，暢談了創作經過，今年《七月暮色》兩齣作品《與西西玩遊戲》和《無耳琴師》，前者再以西西為創作起點，筆者也再訪了他，算是對其創作狀態的Follow up，我們亦談得更深了。也因《與西西玩遊戲》於去年已在台北上演，這次回到香港，對筆者、對劇團、對觀眾，可說是再與西西玩遊戲。

文：黃子翔 圖：黃子翔、浪人劇場



《無耳琴師》綵排片段。



《無耳琴師》和《與西西玩遊戲》，都跟黃昏有關係，也有「孤獨」貫穿。



譚孔文對日本文化深感興趣。

再與西西玩遊戲

Theatre

話說去年《Bear-Men》演出時，譚孔文邀了西西到場欣賞。西西給他的印象，是充滿正能量，而首次見面時，西西與他親切地握手，問道：「你沒甚麼事吧？」事實上，《Bear-Men》正正是譚孔文從西西小說得到啟發，引申到他自身的患病及家庭經歷，不乏他的私密回憶，前輩一句關懷，叫他感動也感激。她看劇後也寫了一篇觀後感，於是他覺得應該要多做些事情，又笑說是西西給功課他做。

「《Bear-Men》做得太多『自己』了，是不是應該多做一套劇，走進西西的世界？」《與西西玩遊戲》便回歸西西本身，從其《哀悼乳房》的《庖丁》和《顏色好》，以及《西西詩集》的《家族樹》及《土瓜灣》啟發，藉着她的觀點與角度，理解和審視疾病以至這個世界，引領觀眾走進西西的回憶堡壘。

《與西西玩遊戲》去年參與第十屆《台北藝穗節》，榮獲「最佳空間運用」獎，為參與式劇場，表演者和觀眾在舞台上遊走體驗。「那不是真正的『玩遊戲』，而是感受式的，舞台上有一面很大的鏡子，映照台上發生的事情，參與觀眾則被安排躺在台上不同位置，並從鏡子觀看演出，然後互動，與演員『合謀』進行一場表演。」跟台灣版本全是參與觀眾不一樣，香港版本分為參與觀眾和普通觀眾，後者坐進觀眾席上，欣賞台上結合演員和參與觀眾的演出，從一開始便進入某種氛圍裏，「在這種氛圍中，疑似真實，卻又高度戲劇性，觀眾從中感受、體味自己的生活。」

譚孔文今年再讀《哀悼乳房》，也有新體會，「之前我在劇場中較聚焦『西西』，希望讓台北觀眾更認識西西，這次香港版本，我則把『西西』放下，台上演的，便是患病過程，每個人都會患病，而在患病時，大家怎樣面對自己？」而西西雖在《哀悼乳房》寫出

自己患病的經過和感受，「但同時也反映出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活狀況。她關心的不止自己，而是整個城市，甚至地球，並接通古今。」是次還有演前活動，好像《我的玩具店——作家西西玩具展覽》，現於深水埗大南街「合舍」，舉行至七月四日（三），展出西西部分珍藏玩具及有關文章。「希望觀眾從這些玩具，更了解西西是一個怎麼樣的人。」

七月暮色

《七月暮色》兩齣作品——《無耳琴師》和《與西西玩遊戲》，都跟黃昏有關係，也有「孤獨」貫穿，而青春亦是譚孔文的恆常主題。說起來，以「浪人劇場」命名劇團的譚孔文，本來便對日本文化深感興趣，卻從沒打正旗號在劇場裏演繹過日本文本，這次把小泉八雲經典名著《怪談》的《無耳琴師》，改編為《無耳琴師》，便成了新嘗試。

他對日本導演小林正樹的電影《怪談》記憶猶深，尤其是那幕在身體寫滿了字的畫面，「其美學的影響力，可說是無遠弗屆。」然而，這次改編，他知道必須放下那些畫面，反而找出自己的角度切入，現以和尚的欲望，重塑這個鬼故事。值得一提，《無耳琴師》還有來自台灣的劉宛頤，負責南管曲唱及音樂，也用法國詩人Arthur Rimbaud的詩作《The Sleeper in The Valley》。

《無耳琴師》和《與西西玩遊戲》兩劇，都放在「七月暮色」框架中，譚孔文笑說，前者感性，後者理性，前者是壞事變好事，藉着患病經過，重拾積極狀態，後者則是好事變壞事，本來是一個施恩過程，卻勾動了隱藏欲望。由於屬性迥異，他們排戲時便有趣極了，不知觀眾看後，又有何情緒？



西西《哀悼乳房》（左）和Arthur Rimbaud詩集（右）。

Info

《七月暮色》

《與西西玩遊戲》

日期：7月12日（四）至14日（六）/
7:45pm

7月15日（日）/2:45pm

《無耳琴師》

日期：7月12日（四）至14日（六）/
9:30pm

7月15日（日）/4:30pm
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劇場

網頁：www.theatronin.com.hk